襄汾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人物春秋

悼念郑怀礼……韩左军　从维熙　郝光浓　段培武　邢文斌　廉振华（1）
漫忆“理学”先生任遵义……高树帜（26）
清廉爱民的晋集杰……秦书元　刘江汉（29）
黄埔军校襄汾人士录……杨如茂（31）
杨澄源事略……刘海青（33）
张维汉传略……秦书元（35）
郭郡南传略……郭占荣　乔全发（37）
医学博士李仁传略……李效群（39）
关庆丰——画家……杨兰阶　梁吉凤（41）
知名国画家、书法家梁培芝…邱文选　梁三捷（42）
崔树棠事略……王清先（44）
邑庠生员秦衍庆创建戏班……李耀天（45）
柴利与“致兰斋”……吉茂林（47）
三十年代的“树王”……郝吉甫（48）

烽火岁月

日军投降前后双重压榨下的汾城人民生活苦况……张积申（50）
上西梁村反奸清算公审大会纪实……曹青如（54）

China

汉平等三民之死……曹鼎贵（53）
日军进入汾城后第一次投到
手掷弹……曹守恭　王之椿（57）
回忆日军在双鬼村的一次残害
百姓事件……郭兴堂（58）
西阳、景村战斗前后之史料补叙……秦书元（61）
晋西事变中的三九二团政工人员……曹瑞璜（63）
抗战中的曲襄抗日民主
县政府……张希明　燕永庆（65）
回忆“八路军襄陵县地方工作团”……秦书元（68）
回忆解放前的一段辛酸经历……邱文选（70）
襄陵县支前小组支援晋中解放
战役的片断……李耀天（79）

文教艺术

襄汾县古代书院、义学、私塾
概况……县教育志编辑室（81）
襄陵城关私塾、义学及私立小学概况
……秦书元（86）
抗战年代教育工作回忆点滴……曹青如（88）
艺术之花———转身鼓……周文生（94）
襄汾面塑……贾福葵　刘银海（96）
面塑三姊妹……贾福葵（102）
浅谈襄汾人物剪纸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贾福葵（109）

China

古迹遗址

漫忆荀蕈的古建筑……高树帜（116）
汾城回音墙……曹瑞璜（120）
龟山、张相村和张良故里考……邱文选（121）
襄陵城垣的变迁……秦书元（125）
晋空桐地震震中考……
……邱文选　王如雕　戴学良（127）

社会掠影

姚村群众生活用水之演变……杨如茂（136）
襄陵水乡话水磨……秦书元（140）
原汾城县城解放前医疗卫生状况片断……
……赵继普（142）

节日风情

春节今昔……郝吉甫（144）
襄陵元宵节散记……秦书元（150）

古庙会散记

汾城峰坡庙古会记……武子良（156）
襄陵城隍庙古会记……秦书元（158）
邓庄古庙会概况……郭占荣（161）

China

地方特产

襄陵之特产——莲菜……秦书元（164）
赵康的名特产——烧饼……吴吉祥（165）

浩气长存

襄汾县革命烈士英名录（之二）……
……县民政局供稿（167）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 物 春 秋

悼 念 郑 怀 礼

摘自韩左军署《郑怀礼遗稿》

郑怀礼生平事略

郑怀礼，汉族，曾化名张志平，山西省襄汾县汾城镇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一九二〇年农历二月初五生，父郑稼彦，母吉西孝；一九三七年婚，妻崔百元，生子郑慧、郑敏。一九三六年入“牺盟会”始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初期汾城建党负责人之一。曾任汾城县委组织、宣传委员、代理书记等职务，兼任新军213旅政工科长；曾任山西省文联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离休，离休前任临汾地区文联主席。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日逝世。

文采风流老布尔（代序）

韩左军撰

转眼间，郑怀礼师长辞世已经一年了。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他的形象常常映照着我的心扉。流逝的往事，依然象昨天一样清新。

他生——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十四级的老干部象个地道的乡巴佬：光着头，常常光脚丫拖着一双老式布鞋，吸着他那惯用的枪式水烟袋；

China

他洋——1987年值他和老伴结婚50周年时，请摄影师梁子明为他们拍了一帧合影，逢人便说：这是我们的“金婚照”；

他粗鲁——对丑恶现象，他可以用粪扬上得不能再上的话骂得你狗血淋头；

他斯文——时而引经据典说几句话，深刻而富哲理，即使饱读经书的人亦不知从何和起；

他寒酸——革命几十年，没有置得半点家产，更不用说现代化的几大件之类，告老还乡时还不如郑板桥，郑板桥从潍县归园田居时是一头毛驴驮着两个书箱，而他只有一卷铺盖两个纸箱，安居在祖业东房和南房还是日军践踏我上饶毁仅留断墙残壁只有西房两间的“四合院”里；

他慷慨——他负责汾城地下党工作时，为了营救同志筹集资金，不惜将老家人卖掉妻子饰物和农民视为命根子的祖业田产；月俸百多元，亲朋相求总是慷慨解囊，其余及月底花个一干二净，不留分文。他常说：小偷从不偷他，因为一偷了就后悔，死后也不怕儿女抢存折。临终竟没有给老伴留下三元钱（只有二元几角）。

他能恶人——不管官职多大，地位多高，凡卑鄙龌龊者，均横眉冷对，有“怒斥跳梁小丑艺林传佳话”说。

他能成人——“文革”中北京作家从维熙惟难。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飘零之草芥采植于温室，使枯死之树返阳”。从维熙老母感动地说，“你真是天下第一好人。”

他直来直往，不拘小节——一次，我领一年轻友人去文联见他，他问过来人情况后，自我介绍说，“我就是臭

China

名远扬的郑怀礼。”地区老干部活动，举办“赛诗会”请他出席，他参加了，轮到他时说，“我只会作挽联不会作诗，你们见马克思时，我送给你们每人一副挽联。”

他义肝烈胆，深明大义——1941年6月他当敌工科长时，因奸细告密被日本宪兵抓去坐牢一月零七天，上绑、吊打、坐老虎凳、灌辣子水……无苦不尝。他坚贞不屈，从未泄露过党的一点机密。日军恫吓他说要处他极刑，他说：“我谁也能丢下，就是丢不下老娘”。宪兵队长念他孝道，饶了他。在坐牢期间，他还和看守结拜了把兄弟。1945年阎锡山加紧“肃伪”搞“第四净白阵营”时，下了一道突击逮捕郑怀礼（即见面格杀勿论），形势危急，组织决定他由汾城转移到太岳根据地，他是被装在麻袋里，躺在大车上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出走的，临行亲自嘱咐，中途如被敌人发现，让赶车人立即把他打死。由于他志坚如钢，足智多谋，汾城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未受到丝毫破坏，保护了同志，保存了革命的实力。

他——他就是1936年参加革命，离休前为临汾地区文联主席、历任代理县书、县委部长等职，1988年4月20日离开人间的襄汾县早期共产党员、抗战初期汾城建党负责人之一——郑怀礼。

构成他个性的主线是粗鲁与斯文的交织。他的一切出发点是人民，是广大的人民。

他的生涯是革命的生涯，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犯过错误，从不文过饰非；他对革命工作忠心耿耿，功绩卓著，从不居功自傲，足见，“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

China

知才是真恶。”

中国人民讲究中和美，中和不是平和，而是向着对立而强化，他的个性正是这种矛盾个性集中的典型，可谓人类个性的极则，用他的话说，就是汾城人的“十鼻梁子”脾气。

我和他初交是1982年。那时他是地区文联主席。我爱书法，因参展事在文联办公室（也是他的下榻处）见到了他，当自我介绍后，他的第一句话便是：“求你给我写一副对联！”

“行！”我说。

“我出句你写？”

“那你说吧！”

“人生艰难唯一死，而今不死更艰难。”

因我擅书，求挥毫者众多，但这样的内容鲜见，又对仗欠工，于是我踌躇了一下，随即扫视了一眼在我面前的这位一本正经，不亢不卑的老人。遂想，十年浩劫的流毒腐蚀了不少人的灵魂，确实工作是难做了，这位老人碰到的可能更甚于他人。此语显然是有感而发，是艺术家的灵感迸发，决非无病呻吟。于是，我痛快的答道：

“好！就照你的句儿写，随后给您。”

他乐了。

一年以后我翻阅他主办的《平阳文艺》时，看到了他为临汾地区行署秘书长王春元同志逝世写的一副挽联，正是以前嘱我书写的那副对联的阐发。上联是：

人生艰难唯一死，死请安息，息登滕王阁，永赏落霞秋水：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下联是，

而今不死更艰难，难也要干，干上玉皇顶，彻底打碎砸锅。

我连读数遍，不禁拍案叫绝。这副挽联与其说写给王春元，倒不如说他的自我抒怀，表现了三中全会后为他平反恢复名誉，用他的话说就是“报党心切”，工作再难也要干下去的决心，确实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心迹。从艺术上讲，上联斯文尔雅，下联粗犷豁达。两者合二而一，形成了一种高层次的和谐统一美，实在是一般文笔所难达到的，堪称文采风流。此联正是他粗鲁与斯文交织个性的典型体现。自此我洞悉了他撰写联语的高超艺术造诣，并多次为他所作联文落墨，甚至泰刀。遂成忘年之交。

怀礼师长从事文艺界领导工作多年，精研诗剧，余暇热心楹联对句，尤擅挽联。无论乡人、同事，凡作古见马克思者，均成联一副为赠，虽有时平仄对仗欠工，但善用俚语排句，能切事切人，有一股强烈的乡土气味，读起来朗朗爽口，生动感人，时有偏好者求他拟就联日后备用。住院期间曾为老同事崔皓民作一挽联，得老看后说：“太好了，不要等死后，干脆当做寿联给我。”

去年四月，他再次在临汾住院写信告我说病重恳望一见，接函我即赴临汾探望，念他平生喜对句，这次我便将日前拟好准备送他寿用的对联稿给他过目，算做“秀才人情”。联曰：

君爱我书，数索墨迹，联墨结缘，饮村茶比酒香，算年谊远，师也？友也？只相见恨晚；

我感君德，几罹厄运，威武不屈，视怀水如名淡，论

China

故里近，亲乎？长乎？若说来话长。

他看后满意的笑了。此时他已卧床数日不起，翻身动弹都很困难了，然淡笑风生依旧。他说，“我的态度是八字方针：“不怕早死，争取多活。”他告诉我，近来过寿送匾风盛行，有人要在他七十寿送匾，风趣地说：“我不要吵，当床板太短，做寒板不平。”

病床上告我他拟将平生所撰挽联出一集子事，说如病愈即着手办，并嘱我一定为他的挽联集题名并作序。我应诺。探病之后即日回程，这是1988年4月18日的事。

次二日，复接师长病榻一函，字迹歪斜潦草，急拆阅之。上书：

左军同志：

别后我病益重，可能……

我出版对联拟全权委托你，希能速来临汾病床，面谈一下。切切……

读毕，思绪万千。时针已经指向午后四点。翌至次日，驱车直奔地区医院，病床已不见师长踪迹。询知一日前（即给我写信后的次日）已人天永隔，寿终正寝。捶胸顿足，万箭穿心，成毕生憾事。实难料想，师长给我的信，竟是他的绝笔书。当我再度读时，那份量突然变得千钧沉重……

先后四日，如此这般。惟草拟一联献上灵台致哀。

十八我探君恙，十九君疾书投我，邀再度病榻两议事，安知廿日早赴黄泉路；

廿日君候我候，廿一我邀嘱会君，俟进院扑得一场

China

空，原来十八已成永别离。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怀礼师长已逝去一载，留给我完成的，因故依然茫茫，唯一可做到的，谨以拙笔东鳞西爪拼凑成文，作一瓣心花献上，是为祭。

悼念怀礼学长

从维熙

夜阑人静，惘惘悲思，难料怀礼学长竟离世匆然而去。

忆去年秋深，枫叶漫飞，陪学长踏秋而行时，学长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弹指冬去，正长鸿飞之春，突闻此噩耗，如雷电轰顶，顿时愕然。仰首仰望星空，大宇茫茫，听南雁北归引颈哀歌于夜空，不禁落然泪落，心痛如焚。

怀礼学长一生襟怀坦荡，唯其坦荡而命运坎坷；怀礼学长一贯忠厚待人，唯其忠厚而屡失仕途。学弟当年为衣衫褴褛之囚，学长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飘零草芥采植于温室，使枯死之树返阳。此情此景，犹如昨日，但学长竟然步履先至鄂都，空留断肠之思于友人及晚辈。恶者不殆，善者早卒，天公何以如此失公！呜呼！大理！呜呼！法轮纲常！

学弟欲拔足尧都，但公务缠身欲往而不能。写此悼文一则，托家栋儿在灵前代读，以慰忠魂，以宽吾心。稍闲

China

之时，当亲赴临汾为学长扫墓。此悼！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深夜于京都

忆战友怀礼同志

郝光浓

去年暮春，怀礼同志竟先我而去了！当时因外出，未能向他遗体告别，归来闻讯，不胜悲悼，至今思之，倍觉沉痛。

我和怀礼同志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于新军二一三旅认识的。那时我在五十八团一营三连任政治指导员代连长，驻防豁都峪口东角村高地，面对日军西王据点担任着警戒。有一天上午，我们四班战士开扎根在山头放哨，盘查了一个从山下来的青年人，象个买卖家的掌柜，又象个教书先生，怀疑他是汉奸或者顽固兵侦探，就把他带到连部来见我。我一看这位青年和我年龄相仿，也不过二十来岁，满口汾城话，风度潇洒，谈笑自若，一见面就毫无顾忌的问我："郝指导员大概是新来的吧？""对，我来了不久"。我被他的那种诚恳热情的神态而感动，便家常理道地拉上了。接着他又问："刘振尧同志和韩凌甫同志在不在？"我一听他对我们的营长、指导员都称同志，心想一定是自己人，于是就把他领到了营部住的院子里。那时

China

候，只要一听说谁是“同志”，就亲热的了不得。

刚进院子，振尧一见就大声喊：“嗨！老郑你怎么能摸到这里来呢？”“本来我不打算见你，想悄悄溜过去的，可是咱们三连的小战士警惕性很高，一见我是从山下来，又是这身打大，就把我当汉奸嫌疑犯来了”。老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笑着拍着巴掌说：“没有把你老兄当汉奸捆起来呀？”

“差一点点！”

振尧接着说：“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老郑，他就是咱们旅的敌工科长郑怀礼同志，多亏他的情报最及时、最准确，咱们旅在敌占区活动，才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这都是他的功劳。”

“不敢当，不敢当，你们的功劳才是大大的，我的小小的……”他又问，“怎么不见凌甫呢？”

“他正在一连排戏。”

“啊，排戏？排的什么戏？”

“上级党的指示，要咱们在敌后开展反奸拥蒋活动，老郑写了个蒲剧现代戏江精卫叛党卖国的本子，正在排。你这个蒲剧行家，可以看看，提提意见嘛。”

我和怀礼同志就是在这样不愉快的情况下相识，在排练蒲剧的交谈中进一步加深了感情的。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战争年代更是如此。

在山西的“十二月事变”中，二一三旅冲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从晋西南转战晋东南，加入了决死一纵队的序列，在沁源官军与保五团合编为新五旅七团。因我在战斗中几次负伤，右目失明，左臂致残，不便于在连队工作，

China

才调到团组织科任青年干事。一九四〇年春，部队驻扎安泽，怀礼同志又匆匆赶到汾城五十七团，那时正在办一青年培训班，曾抽空回政治部和他见过几回面，总有说不完的话。谁料此次别后一转已经十三年。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我由黑龙江省回到山西老家探亲访友，才于临汾地区招待所又见到他，这是一个初雪灰暗的下午，我独坐北屋烤火，听得南屋一些人在高声谈笑，其中好像有怀礼的汾城腔，我就问招待员，他说剧协在开会，我请他向怀礼同志打个招呼，就说我姓郝，是从东北回来的，要见他。不一会，他身披大衣看我来了。久别重逢的战友，非常狂喜而热情。他这时正在带领民工修飞机场，住北青狮子胡同指挥部，坚持要我搬到他那里去住。当晚就和李子云一起陪我在人民剧场看“十三红”演的蒲剧《大名府》。我这个在外流浪十六年的游子，一听蒲剧的乡音，就有说不出的兴奋感慨，当晚，我们谈戏一直谈到午夜两点来钟才睡。

临汾一别，到一九五六年夏天，我由黑龙江省委派来山西，搜集材料准备创作长篇小说《塔儿山》，我们在临汾地委才又一次见面了。这时我才听说，他在五三年末，因呼请蒲剧参加赴朝慰问团，并发过一次石印信而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当时我曾想，积极要求蒲剧赴朝向最可爱的人进行慰问，这种精神和动机总是好的，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开除党籍似乎有些太过分了吧？但我们的怀礼同志并无怨言，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毫无悲观情绪，且能力争三次重新入党，实在是难能可贵。他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坦率热忱，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天日可表，很值得我们学习。

终成了遗憾

——缅怀郑怀礼主席

段 培 武

郑怀礼同志，生前任临汾地区文联主席。因文字机缘，在他复出之后，我便认识了他。与其接触交往，不能算是甚密，但他的才智胆略，为人处事，以及心胸的豁达、海量、宽容、仗义疏财，卓识远见等等，有口皆碑。他五十年革命生涯，所到之处，都留下许多幽默诙谐的故事。关于他的口头传说，如作搜集整理，不下百余篇，颇有传奇色彩，令人称道。我搞“小说”这行，自然倍加垂青，待到１９８５年他离休以后，我的这种愿望跃跃欲试，不断撩拨着我的情怀。可是又因为他患病在身，不便吐露，直到他出院之后，我实在按捺不住，于是，挥起笔来，文不加点的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郑主席：

首先祝贺你病后康复，愿您平安。

我有个想法，提出来和你商量，你看是否可以。

您的一生，是曲折的、丰富的、多灾多难的，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您的人格是直率的、透亮的、幽默的、高尚的，您的一生是一部未写出来的上乘“作品”，如果能够见著文字，我想是会感人的——只要真诚地写，只要不违心的写。

这部作品的名字可以叫“徘徊”，这个“徘徊“是您

China

的“徘徊”，也是我们祖国的“徘徊”，整整近三十年的“徘徊”。

这部作品，我自报奋勇来写，这部作品要和您配合来写。

这部作品，近一二年便应着手准备，趁您还有一定精力，趁我还正是壮年，再晚了，恐怕就有可能成为一桩憾事。

此事，恭请您三思。

致以

敬礼

培武敬上　八七年一月八日

我的信发出去以后，很快接到了郑老的来信，表示欣然同意，不过他只愿提供一些小说创作的素材。他一生淡泊明志，仗义疏财，超凡脱俗，绝不希望给自己写传记，更不奢想为自己树碑立传。

为了从郑老五十年革命生涯和他那足智多谋，百事精到的生活积累的矿藏里，发掘更加新、深、奇、巧的艺术珍宝，我在春节期间，专门去拜访了郑老一次，可惜他并未真正康复，谈话稍久，仍然力不能及，尽管如此，在闲谈之中，对我还是得到很多启发。这时，我意识到，我若能如愿，所写的便不是一部“徘徊”，而是一系列东西，于是我回到襄汾，又给郑老写了这样一封信。

郑老：

你好。

首先希望你的身体尽快得到康复，赢得了精力，才能如愿。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